

红旗耀特区 全球铸典范

—— 40年变革不息的“深圳奇迹”

○ 新华社记者 孙飞 赵瑞希



40多年来,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5位,“深圳奇迹”散发夺目光彩。

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改革之城”,正高举红色旗帜谱写“春天的故事”,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潮起改革“试管” 杀出一条血路

70多岁的招商局集团原研究部总经理梁宪,如今经常在深圳蛇口踱步林间,远眺海面。

这里位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绵延的海边栈道与喧嚣的港口码头交错,跨国企业林立、青年创客集聚,繁华忙碌而又自然惬意,很难想象40多年前这里还是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乡僻壤。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在此设立,由招商局集团开发、在广东宝安南头半岛诞生。

1979年7月,梁宪坐船第一次来到南头半岛的蛇口渔民码头,他作为交通部派往招商局工作的外派干部,加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那时候的蛇口只有两口淡水井,经济发展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梁宪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精神,勇于担当作为,轰鸣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石破天惊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梁宪说:“当时蛇口提出要实行股份制,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搞股份制企业时,还给人异想天开的感觉,面临很大压力。”

87年前秋天,江西于都河畔,一支8.6万人的大军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计划”日益逼近,意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昌。但很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泽东作于1935年秋的《七律·长征》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段震惊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刻骨铭森寒。

1935年1月2日,战斗在天险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间是250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溺水极感困难……”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详细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江团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的国家一级文物——一块刻有“苏维埃万岁”字样的铜制秤锤,格外引人注目。历史烟云流转,秤锤的光泽虽已黯淡,但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注定被铭记。

1933年10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加上党内“左”倾错误领导,陕甘边斗争形势严峻。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审时度势,决定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7日一大早,南梁荔园堡内戏台前人头攒动,戏楼上挂起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横幅。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军委。

边区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实施了以“十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政策法规,为了促进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立……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

沐浴改革春风,曾经贫穷的深圳渔民村开办来料加工厂、大力发展养殖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户家庭年收入已经超过万元,成为全国知名的“万元村”。

“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人民的勇敢创新,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现在的渔民村。”与经济特区同龄的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邓国华说。

举起红色旗帜 闯出一条新路

受惠蛇口及深圳的“改革营养”“红色气质”,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深圳企业家茁壮成长。

万科董事会原主席王石曾表示,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听到袁庚的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才有了创业的激情,开始为财富而奋斗,最终成立万科。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回忆文章里说,如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20世纪80年代深圳断然不会产生出招行、平安、华为、万科、中集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和企业家。

从蛇口孵化出的平安集团,如今是我国最大的非公金融企业,党员人数超过3万人。

平安集团党群工作部总经理肖建荣说,从“党建也是生产力”到“党建就是生产力”,企业对党建的认识随着业务发展不断升华。

2007年和2012年,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银行先后与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完

成整合,银行板块的做大做强,为企业后续发展带来助力。但当时,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都是国有金融机构,相关的整合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改革有阻力、员工有顾虑。

“平安集团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座谈访谈,协助稳定队伍、助力发展经营,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重组。”肖建荣说,党委在企业中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对平安的转型发展当好参谋、提出建议,为企业带来“定向把舵”作用。

红旗闪耀特区,市场活力迸发。来自深圳市企业注册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底,深圳商事主体总量达361.4万户,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握起时代“接力棒” 干出一条新路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摇篮”的南山南头半岛,蛇口与前海分居半岛东西两侧,历史在这里激荡交汇。

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近年来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610项,在全国复制推广58项,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

南头半岛往北,则是被网友称为“最牛”街道的粤海街道。在粤海街道的深圳湾创业广场,数万青年在此创业,企业年总产值超2500亿元。

“95后”的荔枝微课联合创始人陈嘉嘉,正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深圳梦”。

3年前,公司在深圳湾创业广场党委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了党组织。“创业公司有活力,但也存在很多管理瑕疵。我们从事的是具有一定公益属性的教育行业,党组织让员工的责任意识更加明晰,让企业的运营更加规范。”陈嘉嘉说。

40载激情岁月,红旗屹立不倒。

一代一代企业家、奋斗者、追梦人在深圳挥洒汗水,用平凡的双手实现不平凡的梦想,他们的命运因深圳而改变,深圳的未来也因他们更精彩。

如今,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增至2.77万亿元,位居亚洲城市第5位。

铸造经济特区全球典范,深圳正在分享经验,助力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大湾区,这里群星璀璨,连城一片。深圳市民中心附近有一座莲花山,在100多公里外,中间隔着惠州市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也有一座莲花山,那里将布局生态康养小镇。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立的特区“飞地”深汕,正架起大湾区与粤东西北的经济“桥梁”。

从深圳放眼全国,经济特区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先富带动后富。在深圳对口帮扶广西百色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深圳小镇”,楼房整齐、道路宽敞。依托扶贫政策支持,百色市乐业县花坪镇屯赖村村民简得岳成立扶贫车间,承接来自东部的电子产品加工订单,并带动上百户搬迁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从深圳放眼全世界,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正在复制分享。如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牌,矗立在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这里紧邻明斯克国际机场,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招商局集团参与开发建设,有“一带一路”明珠项目之称。

“跟党一起奋斗。”平均年龄33岁的深圳人,正扛起经济特区的红旗,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顶,迁回到敌人后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和封锁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红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其亲笔写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红星照耀中国》。在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征》短短56字中零闲飞过。收藏于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1961年题写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浪”字,成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书笔力遒劲,一笔一画都在向世界宣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破浪,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为了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政府领导人想了很多办法,每逢集市,在大街上有跳秧歌的,还有民间说唱艺术。”南梁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朱栋说,“当时边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可以想见,这个秤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从此,每逢集日,南梁街头商贾云集,熙熙攘攘叫卖声不断。集市上有当地人摆设的“地摊经济”,日用杂货琳琅满目,也有从外地赶来卖盐、贩瓷的,连牲畜交易也多了起来。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毫一厘系民生。朱栋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始终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获得了边区群众的信任,“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个秤锤上得以体现”。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件器物就是生动的注解。”朱栋说,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根本在于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近两年,基层干部孙照杰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了周末。而在以前很多时候,一个没有开会、加班和上级检查的周末,是难以想象的。

孙照杰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木耳镇干部,在他十多年的基层职业生涯里,开会、检查、发文是头顶挥之不去的“三件大事”。

每年大型观摩检查一百多次,有时一天八次上级督查检查,天天要跑到县里收发文件……

在卓尼县一些偏远乡镇,由于山大沟深,交通落后,为了应付“文山会海”,当地乡镇干部更是力不从心。

常英草曾在杓哇乡担任乡长,这里距离县城单程3个多小时,每次去县里开会,都得提前一天出发。为了收发文件,杓哇乡不得不安排专人,发挥“办事处”的作用,每天负责把县直部门各类文件简报捐到开往乡里的客运汽车上。

常英草为开会、收文而焦头烂额,孙照杰则为应付观摩检查而精疲力竭,他所在的乡镇靠近县城,经常被列为观摩点。“刚送走一波又来一波,一年能有几个清闲周末度过,就很不错了。”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

为基层减负,卓尼县首先从整治“文山会海”开始。原来几个部门各开各的会,现在合并到一起开;原来领导讲话稿动辄二十多页,现在缩短成几页;原来简报、文件要求数量,现在开始看质量,数量则被压缩至少一半。

为进一步给基层干部“松绑”,甘南州还开发电子公文传输系统,所有非涉密文件可实时在网上传送,乡镇干部再也不用天天跑县里取文件,杓哇乡等偏远乡镇“办事处”的人员也得以光荣“下岗”。

会议不仅被“打包”,督查、检查也是如此。“有时二三十项督查检查合并到一起,大大提高了效率。”孙照杰说。

同时,观摩活动也得到精简和科学合理安排,每个乡镇均有所被设立为观摩点的机会。截至2020年底,卓尼县委印发文件同比减少46.5%,下发文件减少51.7%,重大会议减少45.6%,综合性督查减少四分之三。

木耳镇干部从高峰时一天八次的迎来送往中解放出来。“减负后,一天能节省出三到四个小时,通宵加班已成往事。”孙照杰说,与大幅减少的“文山会海”“督查考核”相比,基层干部日常工作投入时间、下乡入户时间大幅上升。



铁索铭记铁血青春

○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有一位少年,名叫“云贵川”。80多年前,他在贵州加入红军长征队伍,家中穷苦,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名称。

1935年5月29日,血色漫天。当“云贵川”等22名勇士踏上泸定桥桥头时,在他们面前的,是横跨在大渡河上、闪着寒光的十三根铁索,还有把守在桥那头的敌人军队。如今,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段铁索,铭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天险大渡河,河水翻滚咆哮,百余米的泸定桥,早已被敌人拆去了桥板。踩着摇晃的铁索,“云贵川”和战友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向对岸前进。

枪林弹雨打得铁索叮当作响,“云贵川”和战友们腰缠手榴弹、背着大刀、手提短枪,冒死匍匐爬行。

抵近敌岸,敌人又在桥上燃起熊熊大火。铁锁变得滚烫,手掌、胳膊被烫得滋滋作响,勇士们咬牙冲锋,夺下桥头,并与后续过河的战友们奋勇杀敌,最终占领泸定城。

开国上将杨成武回忆说,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还是飞夺泸定桥。

22位勇士杀开血路。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通过这座铁索桥,进入泸定城。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既是对严峻战事的真实描述,也是对红军付出牺牲的彻骨痛惜。

22位勇士,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左右,当时4人牺牲。多人的身份无从考证,其中就包括“云贵川”。

根据战友们的描述,只知道他是一名苗族小战士,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因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采药、打柴,攀崖涉水很内行。后来,“云贵川”在攻克腊子口的战斗中也立下了战功。

他的家乡在哪个村庄,他最后的热血洒在祖国何处,他的亲人对他有着怎样的等待和牵挂?这些都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一段段斑驳玄黑的铁索,一定见证过勇士的青春和勇毅;今天云贵川地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定如战士当年所愿。

有人说:“长征是一群年轻人来完成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无数人像“云贵川”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来不及留下只字片语,都是无名英雄。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云贵川”是一个,更代表一群人。他们有名或无名,都会被我们铭记。他们的英雄壮举,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丰碑上。